

仅次于成都平原的四川第二大平原，长期被大凉山的贫困遮蔽

转动安宁河这把“金钥匙” 就能打开凉山奔富之“门”



▲俯瞰安宁河谷的盆地。 宋明摄

“安宁河谷是仅次于成都平原的四川第二大平原

这片长期被大凉山贫困所遮蔽的富饶土地，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通过大力发展种植、旅游、工矿、风电、水电等产业，安宁河谷已发展成为立体式的经济长廊

安宁河就像一把钥匙，穿插在攀西高原的群山中，只要稍加施力转动它，就能打开凉山州通向高质量发展的大门

本报记者惠小勇、黄卧云、黄毅、王毅

从四川盆地西沿的大渡河峡谷驱车翻越高耸的拖乌山，一幅美丽的画卷呈现在眼前，公路两边迤迤绵绵的山谷、麦田、菜地、果园恣意展示着斑斓的春色，河水在午后明亮的阳光照耀下，像极了流淌的金子。

这就是安宁河谷，仅次于成都平原的四川第二大平原。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脱贫攻坚进入最后的阶段，记者近日来到这片长期被大凉山贫困所遮蔽的富饶土地上，从另一个角度寻找被称为中国扶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凉山在后扶贫时代转型发展的答案。

大凉山下有条富饶的河

纵贯凉山州中部的安宁河发源于冕宁县境内小相岭，流经西昌市、德昌县后，在攀枝花市的米易县汇入雅砻江，形成全长332公里的串珠状盆地，大致在海拔1100米至1800米、北纬26度至29度间，流域面积11065平方公里。

近年来，安宁河谷以阳光养生走廊而声名鹊起。

这是因为宽阔的河谷孕育着特殊的自然禀赋，温度、空气湿度、海拔高度、农作物优产度、空气洁净度和森林覆盖率“六度皆宜”！

这里日照充足，冬暖夏爽。进入冬季，受阴霾所困而追寻阳光的人们纷至沓来。春节前后，不少成都人更是举家而至，西昌和米易等地游人爆满。

这里四季瓜果不断，鲜花繁茂。高原季风气候形成了热带、亚热带、温带水果轮番上市的热闹景象。而在河岸边、街道旁，火红的攀枝花、刺桐花、蓝紫的蓝花楹，还有随处可见的三角梅，令人心醉。

“1月草莓，2月枇杷，3月桑葚，4、5月樱桃，6、7月葡萄和桃，7、8月李子和梨，9月芒果，10月石榴，11月苹果，12月脐橙。”凉山州农业农村果菜站站长钟川如数家珍。而在河谷南部的德昌、米易等地，莲雾、火龙果、凤梨、释迦等热带水果也能成片看到。

当记者在安宁河上游的冕宁县复兴镇建设村品尝成熟而甜蜜的枇杷时，成都平原上的枇杷还十分青涩。这个6年前把1300万元现金垒成墙进行年终分红的网红村，如今忙着发展乡村旅游。

这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在西昌市西乡乡群乐村，有通生农业公司1000亩葡萄种植基地。2012年成都一家房地产公司在群乐村租了土地，引进种植克伦生葡萄。

负责技术的罗勇说，河谷地带的季风、光照、温度、温差、干燥程度，都恰到好处地适合这个品种，使它的颜色、甜度和产量都趋最佳。克伦生现在是西昌市最主要的葡萄品种，种植面积超过10万亩，每亩产值高的上了10万元，一般都在四五万元。

而整个安宁河流域形成一定种植规模的特色果蔬还有50万亩芒果、45万亩石榴、10万亩枇杷、6万亩洋葱、5万亩桑葚等。其中凉山州内，河谷果蔬面积约占全州果蔬面积70%。

安宁河谷有今天，离不开国家、省、州(市)实施的安宁河流域农业综合开发项目(1999-2006年)和跨越式发展规划(2010-2020年)的支撑。通过兴修水利基础设施，改良中低产田，引进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项目区的果蔬、畜牧生产率、商品化程度都得到了明显提升。

以安宁河源头的大桥水库为枢纽的灌区工程持续改善着安宁河流域的生产条件，特别是满足了河谷少雨干旱的冬半年的用水需求。

大桥水电公司负责人胡保生介绍，灌区一期引水工程左干渠在2016年竣工，流经冕宁、喜德、西昌三个县市，全长120公里，受益面积50.76万亩；二期工程右干渠已开始全

面启动，将新建渠道179公里，设计灌溉面积45.85万亩。

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持续改进的基础设施，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资本和技术前来参与农业开发。如今，外来商家成为带动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土地租金高达每亩三四千元。

走进北京城建集团投资建设的西昌礼州镇花卉基地，一批红掌花正装箱运往成都和昆明，30个大棚里成片的红掌、马蹄莲、月季等10多种盆花竞相盛开，这些花卉远销各地，去年盈利近2000万元。

农、文、旅一体发展显露了安宁河谷和凉山十分巨大的资源组合优势。以西昌为中心的凉山旅游业蓬勃兴起，成为凉山州的首位产业，2018年接待游客4000多万人次，相当于全州总人口的8倍。

从藏彝走廊到立体经济长廊

上溯历史，安宁河谷堪称四川最早的农业开发区之一。考古工作者近年内已在这一区域发现了20多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2014年发掘的西昌佑君镇沙坪寨遗址，经碳14同位素测定，最早年代距今4800余年。

凉山州博物馆馆长唐亮介绍，许多遗址内出土的石刀上都有钻孔和刮痕，表明其可能作为收割工具，收割稻草或其它草本植物。四五千年前，当成都平原还是遍地水泽、水患不断的时候，安宁河边的台地上就迎来了由北向南迁徙的先民。

根据分子人类学对基因组谱的测定，他们是来自黄河上游的氏羌人。受古气候小冰期的影响，黄河上游一部分古代先民循着横断山河谷向南迁徙，由此开始长时期的人口迁徙交融，被当代学界称为“藏彝走廊”。

安宁河谷无疑是藏彝走廊里的精华地段。全中国目前只在安宁河谷发现的战国至东汉间的古墓，表明了这里曾经人口密集、生产发达。

记者在德昌县境内安宁河支流茨达河畔的一处坡地上目睹了大石墓的真相：两排大石竖立围成长方形墓室，上方并排数列巨石盖顶。

“这种保存较完整的大石墓在安宁河谷已发现240余座，每块自然巨石重量在几吨到几十吨间，没有相当的人力物力显然是无法完成搬运、垒砌的。”唐亮感慨道。

如果说古代先民只是为安宁河谷的水土条件所吸引，那么，现在的安宁河谷已成为立体式的经济长廊。

地下是罕见的“聚宝盆”，已探明保有储量较大的60余种矿藏中，钒钛磁铁矿40亿吨，轻稀土氧化物217万吨，铜142万吨，铅锌400万吨。

已经实施6年的攀西战略资源综合开发试验区，就是以提升这些宝贵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为目的而设立的。

在攀钢西昌钢铁公司热轧车间，记者看到长长的传送带上，一块约10多米长、全身通红的板坯，历经初轧、精轧、热处理等工序，像压面条一样被压成薄板，再被卷成一卷长达2000多米、厚度仅为5.5毫米的亮板材，整个过程也就四五分钟。

公司党委书记谭克建介绍说，投产不久的这家企业使用当地钒钛磁铁矿，已生产出精品汽车用钢、高端家电用钢、高级锅炉管钢、清污机、钛板等五大系列产品，2018年实现产值220亿元，利税28亿元，拉动凉山州上下游企业产值上百亿元。

曾一度乱采滥挖严重的冕宁牦牛坪稀土矿，现已被整合建设成一座开采、洗选规范有序的现代化绿色矿山。在冕宁稀土经济开发区，记者参观了四川江铜稀土公司镨钕金属、钕铁硼薄片和在建的稀土永磁体车间。这个园区已入驻20多户应用加工企业，基本形成五条稀土产业链条，预计2019年可实现营业收入40亿元以上。

安宁河谷的风也具备巨大的经济价值。从西昌市的黄联关镇沿京昆高速向南进入德昌县境内，只见两百多台风力发电机高高矗立，给河谷平原平添一道具有现代气息的壮美景观。

2015年，国内发电设备龙头企业东方电气集团在德昌县设厂，相关配套企业纷纷入驻，形成了一条集风力开发、装备制造、运输维修服务的完整产业链。而隶属于中电建的德昌风电公司已在安宁河谷建成20.2万千瓦的风电场，正在建设的山地风电场规划装机61.6万千瓦。

风电加上水电资源，凉山是名副其实的清洁能源基地。分别位于会东县和宁南县的乌东德、白鹤滩水电站装机容量均在万千瓦以上，而整个凉山州水能资源蕴藏总量达到7100万千瓦，可开发量达6387万千瓦，相当于三个“三峡水电站”。

国家在雅砻江、金沙江、大渡河“三江”干流上规划装机容量100万千瓦至1000万千瓦以上的巨型水电站24座，在凉山就有10座。目前已建成水电装机2500多万千瓦，在建3000多万千瓦。

随着一批大有前途的支柱产业崛起，安宁河流域作为四川省一条独具特色的重要经济走廊脱颖而出。

制约凉山腾飞的关键，解决“富饶的贫困”

但是，凉山州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富饶与贫困并存，限制着河谷进一步发展。安宁河流域“五县一市”(冕宁县、德昌县、会理县、会东县、宁南县和西昌市)在全州17个县市的占比分别是：面积31.2%，人口45.13%，经济总量72.7%。

而河谷以外的11个山区县却是深度贫困区。高山和贫困犹如孪生兄弟那样难以分离。

1978年撤西昌专区，并入凉山彝族自治州时，就有让安宁河流域带动整个区域发展的初衷，但40年过去了，“两张皮”现象依然严重。

如今，安宁河流域已形成的优势让这一愿望终于看到了实现的曙光。

“凉山精准扶贫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一盘棋审视山上下资源，规划山上下联动，原来的深度贫困县就不是包袱了，反而变为发展的优势。”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凉山州委书记林书成告诉记者。

据介绍，凉山11个深贫县有高半山草场2300多万亩，通过有计划改良，可以发展成为无污染的高山优质牧草基地，配合低繁高育，形成替代进口的优质畜产品基地。全州还已种植1200多万亩核桃林和360多万亩花椒林，为河谷地区加工业扩大规模、延长链条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马铃薯和苦荞两种凉山高半山的优质产品，已经与河谷地带的研发中心、数十家加工企业连到了一起，形成带动贫困县农户脱贫奔小康的优势产业。

而大山深处的不少彝族同胞更是用脚投出了希望山下带动发展的票。

记者在安宁河谷一线采访中多次遇到从山上自发搬下来嵌入当地农村居住的农户。西昌市的一位机关干部告诉记者，站在他的阳台上，就能望见山脚下高视乡张林村彝族自治搬下山户零零散散的房子和被开荒毁坏的山林。他说，“他们给西昌的产业发展充实了劳动力，但也带来了环境和管理问题。”

据了解，近10多年来，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子女受教育条件，自发自主从凉山11个山区深贫县迁入安宁河谷的彝族农户不下20万人。他们以私下协议从当地村民手中购买田地和荒地，甚至自行开荒建造住宅。当地政府近两年积极引导解决这些自发移民的生产生活和孩子入学问题，但一系列安置难题的化解依然需要时间。

这些问题反证了进一步做好山下文章、提高河谷地带城、镇、村吸纳人口能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位于安宁河谷腹地的凉山州政府所在地西昌市，近年来多业并举强势追赶，在邛海湿地得到大力保护的同时，GDP突破500亿元，成功进入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常住人口增长近一倍，达到95万。

“西昌的骨架刚刚撑开，未来发展的空间依然很大！”市委书记李俊信心满满地说。

凉山州同时已规划沿安宁河谷开展河湖公园建设，其中包含21个特色小镇和40个美丽乡村，以进一步释放河谷平原的增长带动作用。

城镇最能有效地集约利用土地，凉山州目前的城镇化率仅约35%。凉山州多位干部向记者表示，推动安宁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就能带动全州的高质量脱贫，其中的重中之重是高质量推动城镇化建设，但发展中暴露出了凉山州目前州辖市(县)行政体制的弊端。

虽然安宁河流域各县市发展很快，但优势资源的市场竞争各自为政，产业布局同质化严重。他们认为把州管县(市)调整为局部州管区，即把西昌市、冕宁县、德昌县改为区，三地实现同城化发展，同时设立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确保工业的同城化，就可改变产业布局雷同的现状，形成各自优势互补整体联动。

这样，安宁河谷的城市格局将会为一变，形成200万左右人口的区域中心城市。制约安宁河流域发挥更大带动作用的另一个要素是电价问题。极其丰富的水电风电资源和矿产资源，决定电矿结合是凉山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同时发展电解铝、大数据等高新产业也前途远大。但奇怪的是，凉山用电量特别小，去年全州用电量126.43亿度，只相当于一个100万千瓦的水电装机发电量。

“凉山电价太高了，一般工业用电每度电价在0.6元至0.7元之间，工业、农业的加工和冷链都受影响。”凉山州委常委、州国资委主任陈文说，“借鉴临近的云南省华坪县、本省的宜宾市屏山县经验，安排供电专线，解决电价问题，凉山全盘皆活！”

推动安宁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凉山的干部还建议进一步打通依然相对落后的交通瓶颈。在目前高速公路建设如火如荼、成昆铁路复线即将建成的基础上，争取建设西昌至宜宾高速铁路，加快开展有关支线机场和通用机场的建设。

安宁河就像一把钥匙，穿插在攀西高原的群山中，只要稍加施力转动它，就能打开凉山州通向高质量发展的大门。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新华社哈尔滨5月6日电(记者杨喆)我国版图最北端，大兴安岭深处，黑龙江干流从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镇洛古河村流过，犹如一条玉带，依次串起了洛古河村、北极村、北红村。

地处“最北”，这三个村庄里的村民曾过着没有自来水，靠柴油机临时供电的日子。如今，来到这里的人们，常常高呼“找到北了”，不仅是找到了地理方位的“北”，更是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依托“最北”的独特资源，三个村庄也在找寻着乡村振兴的“北”。

“四代马”，见证“最北村庄”变迁

70岁的北极村村民孙洪柱，如今三世同堂，而家里的一匹马，已经是第四代了。

“过去上山赶套子的，得是好劳力才行。”在自家院子里，孙洪柱一边喂着马，一边回忆起赶马车上山拉木头的日子。

采木头只能在冬季进行，山上搭个简易棚子，人住在棚子里，铺下满是冰雪——这是最北三个村庄许多“老把式”的共同记忆。

在北红村，没有自来水，限时供电的日子，村民张福顺记忆犹新：“全村就靠一个柴油机发电，每天只有四个多小时供电，只有过年才全天供电。”

多少年来，“靠山吃山”是“最北村庄”人们的生活准则。随着林区停伐，这里的人们开始寻找转型的路。

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大森林、大江界、大冰雪，这些当地人以前所忽略的，成为众多游客前来“找北”的目标。

“头两代马上山赶套子”，后两代下山拉爬犁。”孙洪柱说，自打村里发展起旅游业，自己开起了家庭宾馆，“马拉爬犁”成为许多游客喜爱的旅游项目，一个马爬犁一冬的收入可达一万元左右。早已不上山的马，有了新用途。

如今走在三个村庄的街头，到处都能看到家庭旅馆、农家乐等。许多像孙洪柱一样的采伐者，成了农家乐的经营者。

“以前我们是靠着山上的木头，现在我们就靠这山的景色，木头能砍伐，景是看不没的。”北极村村民李希江说，去年依靠家庭宾馆，他家的收入超过了十万元。

“最北”资源，指引振兴之路

“最晚挂上去的一幅是在1983年。”在位于北极村的“最北供销社”，经营者从秉武指着墙上年代感十足的广告画说。

这座“最北供销社”坐落于北极村的核心地带，架不住众多游客的询问，从秉武找出了早已不用的旧算盘、秤等摆到了柜台上，供游客拍照。

虽都处于我国最北端，但三个“最北村庄”特点不一。洛古河村，有着百年村庄的原生景观；北极村，是“最北”元素的集策地；北红村，独具俄罗斯民族风情……

冬季的雪圈、冬捕，夏季的游艇、民俗表演……“最北村庄”不断探索着更加丰富的旅游项目，古老村落也在开放过程中与外部世界悄然“碰撞”。

“点上些香油，汤更有滋味。”一边说，洛古河村家庭宾馆经营者于乐水向刚做好的一锅汤里倒上香油，端上了客人的桌。

如今的娴熟，来自经营路上的不断学习总结。

“最开始啥也不懂。”于乐水说，有南方来的客人，口味较清淡，菜怎么做人家都说咸，“后来我干脆不放盐了，人家说正好。”

面对逐渐兴起的旅游市场，如何规范经营，赢得游客信任？在“最北村庄”，家庭旅馆协会、马爬犁协会等村民自治的行业协会承担起了责任。

在洛古河村的一处广场，停放着数十台游艇。“以前恶性竞争，市场混乱。现在有了协会，市场规范了，游客体验更好，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村游艇协会负责人朱艳萍说。

全面振兴，他们有更多期盼

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

创新基层振兴，引领着“最北村庄”的振兴之路。北极村的漠河北极冰雪马爬犁农民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高威说，合作社现有党员四名，服务全村的马爬犁经营工作。

而在北极村的“党员驿站”里，每名前来旅游的游客登记后都可得到一个徽章，上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字样十分醒目。

“最北村庄”的日新月异也在吸引着更多的人才回乡。在北红村，山东大学在读博士冉凡胜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宾馆。

“我从最开始的两个炕，发展到有20多个房间了。”冉凡胜说，他计划在毕业后先回村经营好宾馆，并带动村民一同致富。

在北极村宾馆经营者丁莉娟看来，家乡最大的变化还是人的变化。“人们的淳朴劲儿没变，但更有精气神儿了。”丁莉娟说。

这股东“精气神儿”也在洛古河村的广场上延续着。“我们现在跳广场舞比人家上班都准时。”村民刘艳敏半开玩笑地说，“以前哪有这个心思，现在生活改善了，我们也想找找乐了。”

面对未来，“最北村庄”里的人们有着更多期待。“我打算搞个采摘的项目，让游客都能品尝最天然的瓜果蔬菜。”北红村致富带头人赵锦红说。

“我希望村里能有个正规的菜市场，经营宾馆能更方便。”洛古河村村民于乐水说。

“我觉得还是要保持好青山绿水，这是我们吸引人的根本。”北极村村民李希军说。

『最北村庄』的『找北』振兴路